

天柱山志

乌以风 编著
安徽教育出版社

乌以风编著

天柱山志

安徽教育出版社

不能略。天柱山西与大别山相连，亘绵千里，其中冈峦起伏，关塞险阻，物产丰饶，人烟稠密，为江淮之屏障，乃中原之腹心，进可以攻，退可以守，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。据前人志书记载，自周代至民国，凡三千年，天柱山区，兵革变乱，不绝于世。而战争时间最久者，为宋末、明末及太平天国三个时代之战役。今从旧志搜集若干条，为《兵革大事记》，以备参考。唯解放战争之革命历史资料，仅就所见所闻记录一二，颇觉简略未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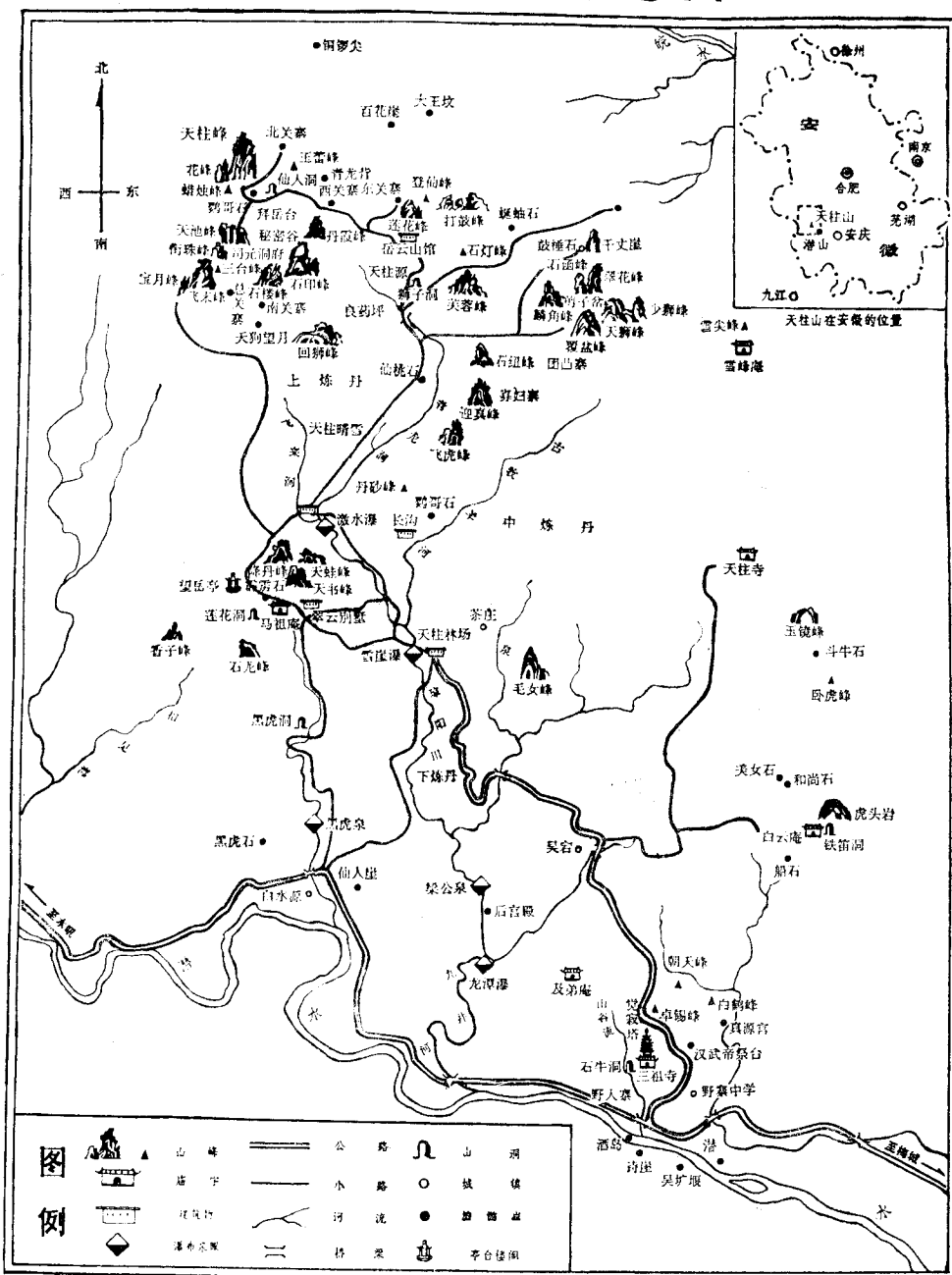
十二、本志山寨纪略，是天柱历史的特殊之处。自南宋末年，义民刘源等奉旨结寨，当时起兵响应者，北自英、霍，西连蕲、黄，凡千余里，旌旗相望，互为声援。大别山区及天柱周围，均沦为战场，此攻彼守，相持不下，凡十数年。明末清兵入关，宗裔朱统锜等又据西关横山各寨，抗清复明，其结局与宋末刘源同，均不幸寨破兵败，壮烈殉节。此一伟大民族抗敌事迹，岂能任其湮没，存而不论。唯旧日所搜集山寨资料，多遭散佚。今此一编，但存四十八寨轮廓，至其兴衰始末，考证详明，窃愿俟诸将来。

十三、本志辑文四十七篇，以霍山、潜山、天柱、南岳赋诸篇为最精，《天柱刊崖记》、《皖山游记》为最奇，而其他游记则佳者少。至求如柳宗元山水小记之简洁雅达者，不多见。但览此数十篇，亦可略见天柱精神。

天柱诗篇，历代所传者，不止三百余篇。而其精华，则为唐宋诸贤之作。明清两代，亦有佳作，但较唐宋则稍逊。本志存其高吟，删其凡响，共得二百四十六首。

十四、中国名山志多数有图，其中以黄山、峨眉诸志为最精。名山图多由名手绘制，方能传山川之神而引人入胜。近代新编名山游览图册，采用摄影照片，更可以传真。本志选用部分照片，可略览天柱风光，聊备一格，有胜于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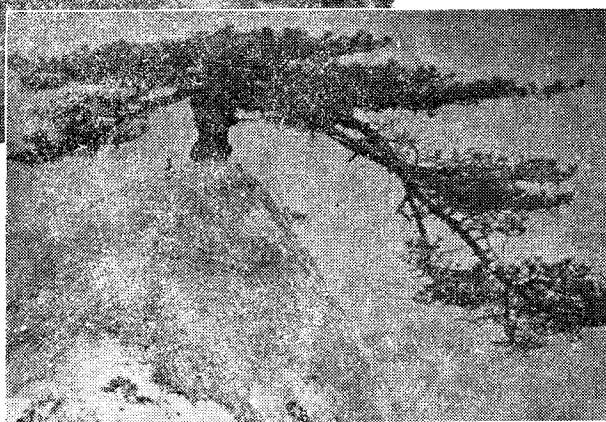
天柱山风景示意图





渡仙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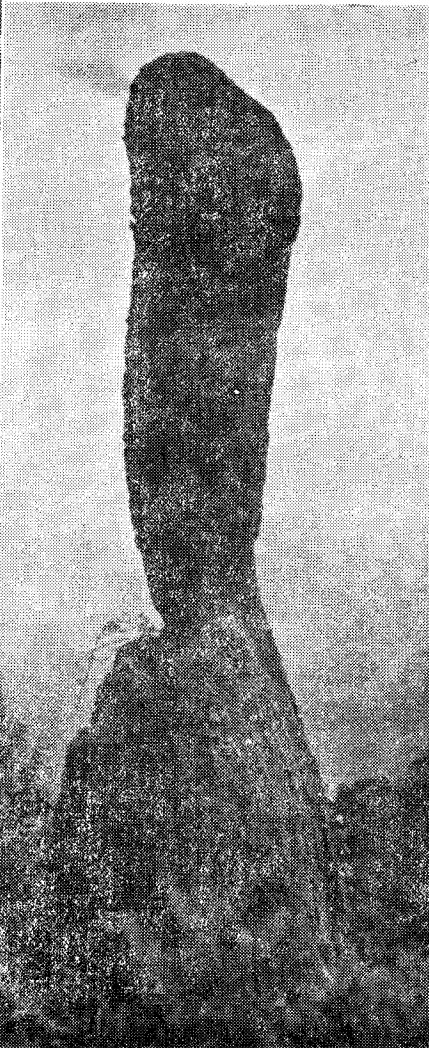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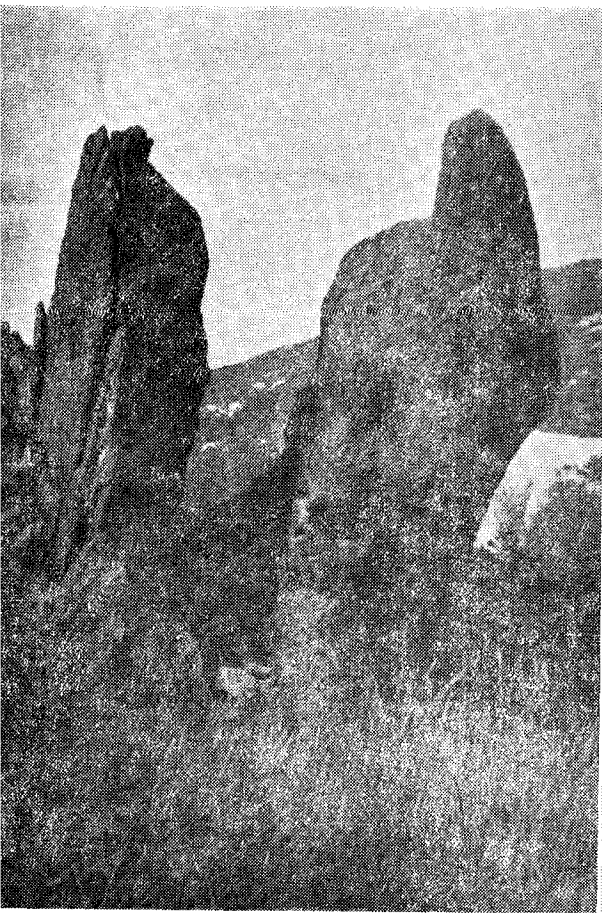
凤尾松



天柱晚霞



羊角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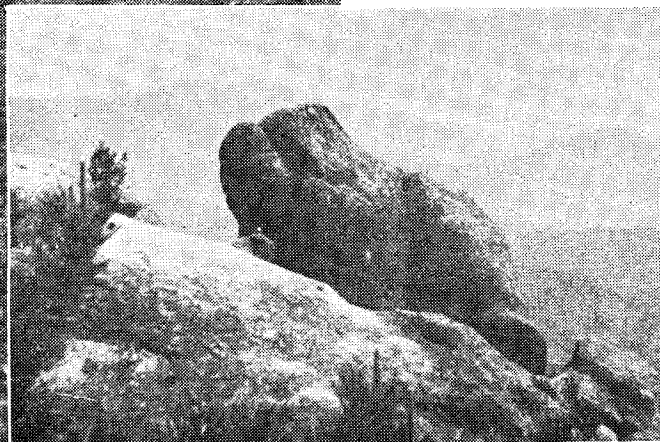


鼓捶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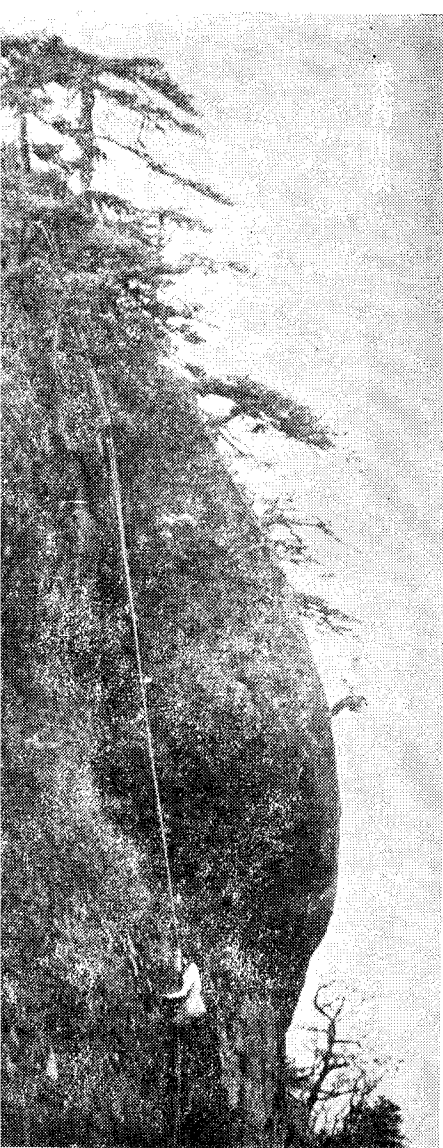




猪头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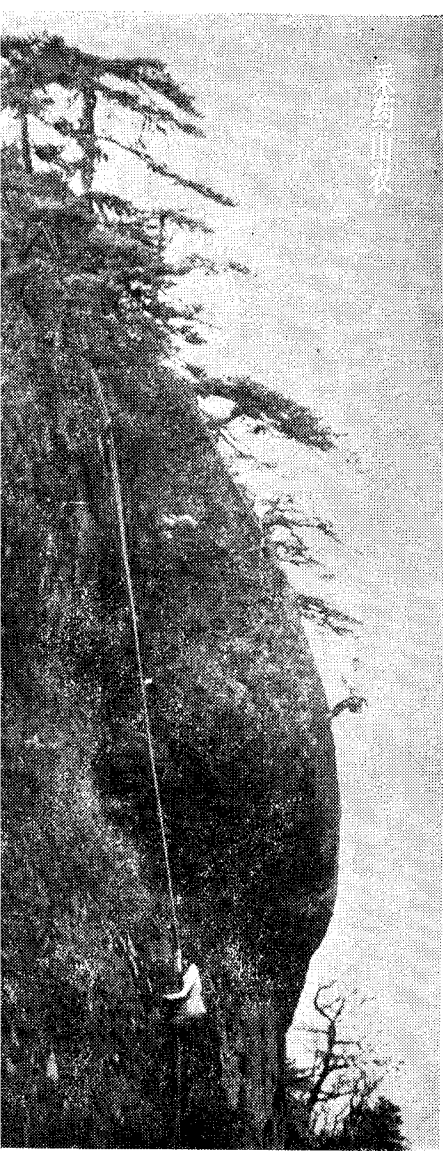


仙女晒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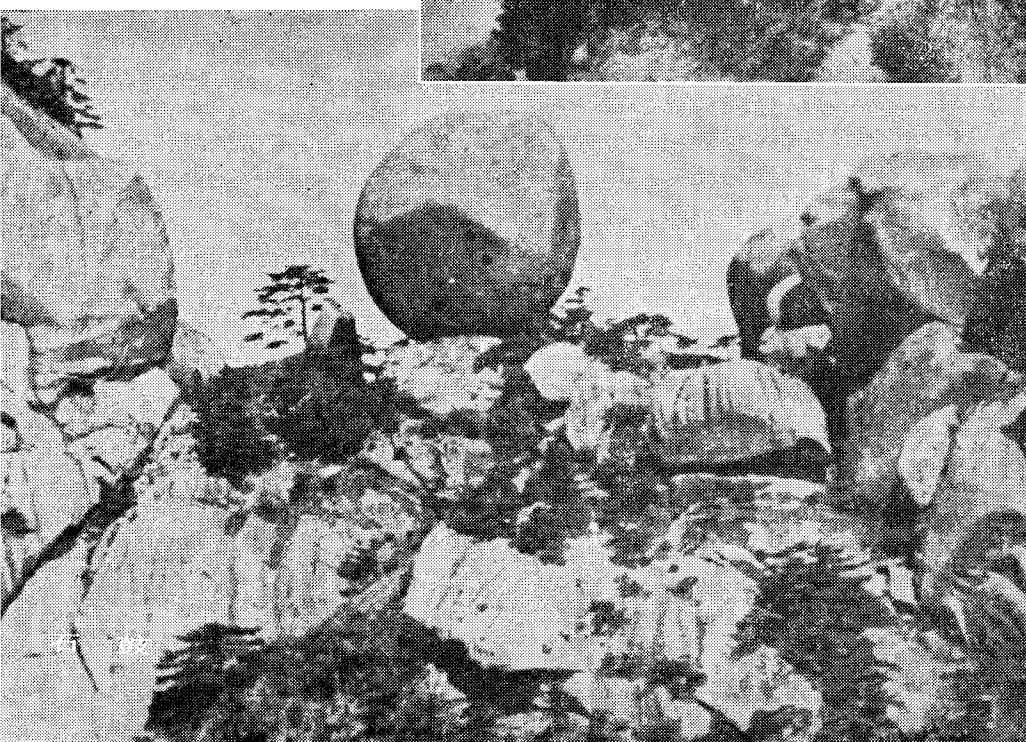


霹靂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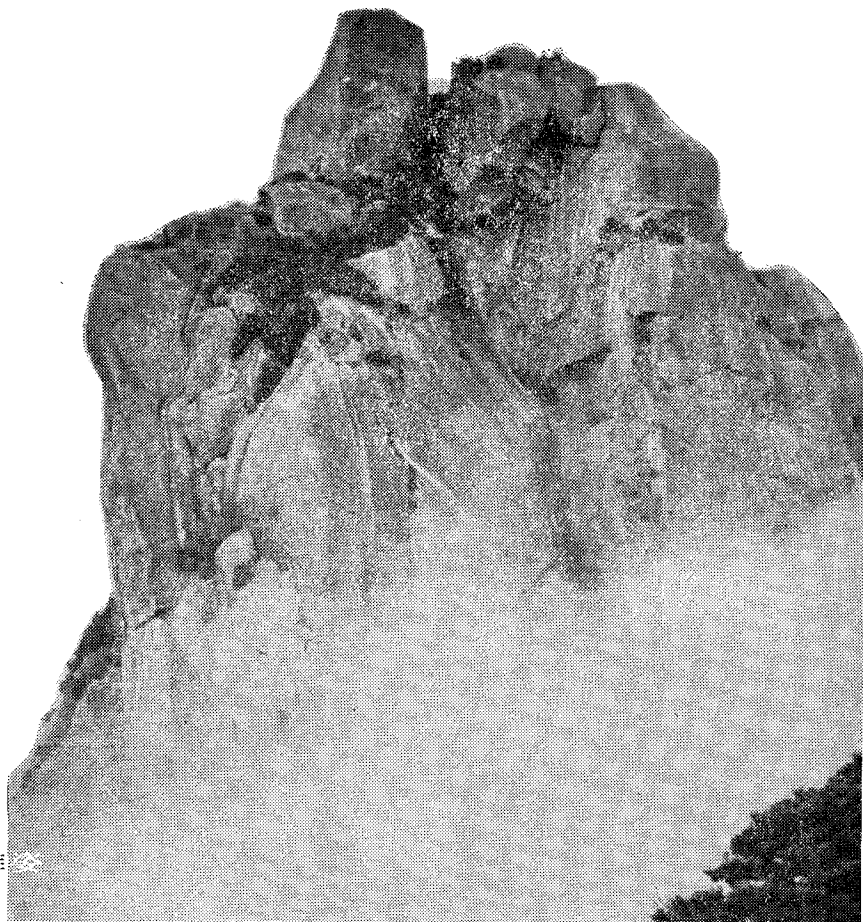
采药山农



石房辟



天柱雄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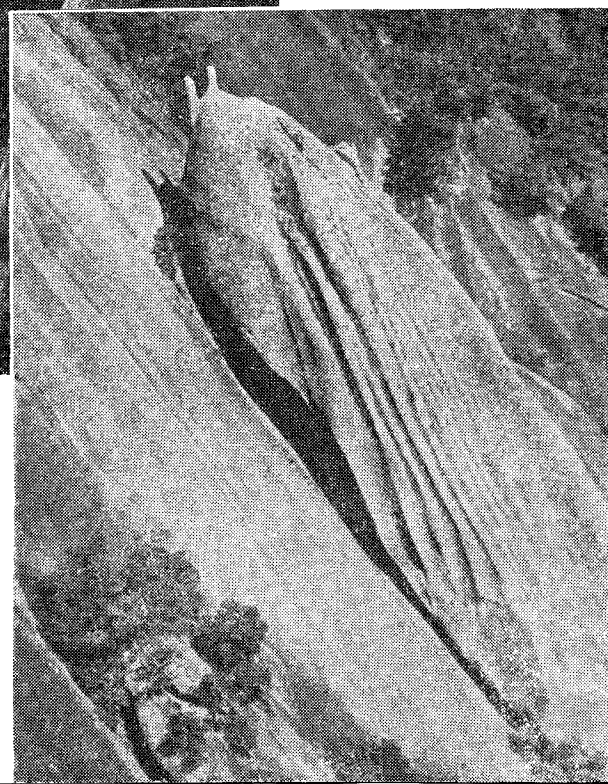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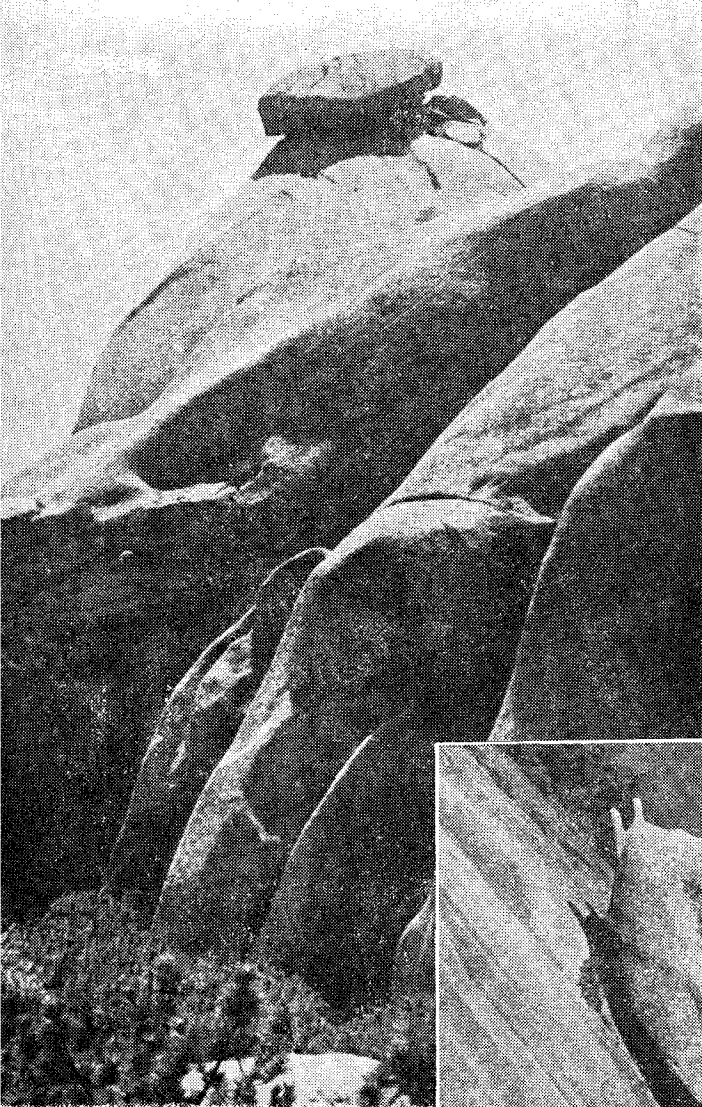


五指峰



南关寨





蛭蚰石

自序

中国名山旧志，据予所见，有六十余部。就其编纂体例而论，大致可分为四大类：一曰以帝王诰封为主。这类山志无不首列帝王诰文，或禅封事迹以相夸耀。如《泰山志》、《恒山志》、《金山志》、《焦山志》及《宝华山志》等。二曰以菩萨感化为主。这类山志无不首标佛教化主。广列菩萨圣迹，以为山川之灵，待佛教流传此土而后显。普贤、文殊、地藏若不来临，虽有好山，亦不得传。如《清凉》、《峨眉》、《九华》、《普陀》诸志。三曰以神仙灵异为主。这类山志多博采神仙故事，宣扬仙窟灵异，以为洞天福地为神仙所居。其中奥妙，非世俗所能理解。如《龙虎山志》、《茅山志》等。四曰以山川形胜为主。此一类山志首标山川形胜，然后风土、人物、营建、物产、艺文依次编写。盖山川之功用，应利国利民，既不因帝王诰封之有无而增减，更不因仙佛灵异之多少而加损。如《黄山》、《衡山》、《华岳》、《匡庐》诸志。

本志盖欲仿效后一类编志体例，以山川为主，兼收风土、人物、形胜、词章各类。如此编修，庶符合山志体例，此其一。修志所以徵信，记载山川人物，必以实事求是为第一要义。通览中国名山旧志，率多或因袭陈说，或采自传闻。既未亲历密察，又缺细考详辨。《天柱山志》，颇欲力矫此弊。予居潜二十余载，登山不下百次，酷爱林泉之胜，如饥渴之求饮食。凡山中荒岩秘谷，人迹罕至之地，莫不穷搜周览，细心领会。岁月既久，则山川方

位，峰峦形态，溪谷深浅，草木类别，及有关人物之历史，始豁然有契于心。方知旧志所载世间所传者未必全可徵信。于是进而定其疆界，正其称号，明其源委，辨其讹误。所记载者，或可不悖于实事求是之义，此其二。又尝谓山志所以记山河之胜概，详人文之政迹，标营造之兴废，述物产之丰藏，使留心地理者，展卷瞭然。谋开发可以因时制宜，欲登游可以按图选景，观人物可以借古鉴今，营新建可以随地取材。若山志不求实录而以意揣，不去亲历，徒靠耳闻，则文字记载之差，难免不遗误工程，危害国家。此其三。修志者生于今日而选录往迹。所处时代不同，所奉政教亦殊。则人物取舍，事迹论定，既不能以今之尺度苛求古人，更不能以古人之好尚菲薄今之风规。对前事往迹，既不能全盘美化，亦不能一概抹杀。若过去实有其人，后世不能强谓之伪；若实有其事，亦不得故称为虚。但须辨其真伪，去伪而存真；别其虚实，避虚而就实。因而必须多方调查考核，深入分析论断。有真知卓见然后能辨其真伪得失；能通今达古，方不致为旧说所宥，或可免于诬罔偏曲。《天柱山志》，窃愿依此为准绳而尚未能自信。但志山川不敢杜撰，志人物不敢偏袒，志事迹不敢附会，志物产不敢虚构，志兵革不敢歪曲，志词章不敢盲从。一卷之中，虽多引旧说，既已详加考证，而又力求亲历其境，正其讹误。必使胸无余惑，事有实据，确定不易，然后斟酌而录之。

为保存历史文献，本志仍沿用中国山志旧体例，用浅近文言编写成书。以补中国名山志中一大空白，供世之有志开发天柱者参考。

乌以风

一九八三年三月

例 言

中国名山皆有志，惟独天柱无专书。予来兹山，酷爱峰壑林泉之胜，游赏既久，为之惻然心伤。因念天柱荒废，发愿修志。自一九三八年戊寅至一九五三年癸巳，前后凡十余年，搜资料、考历史、观形态、定方位、别异同、辨讹误，然后编纂成书。不幸志书未成，原稿于一九六七年丁未，被借“扫四旧”之名携去。后予归山，检阅旧篋，见山志原始资料大部未毁，于是重新发愿，再事编修。

一、本志共分十一卷。(一)山川，(二)选胜，(三)辨岳，(四)营造，(五)人物，(六)物产，(七)兵革，(八)山寨，(九)石刻，(十)文选，(十一)诗选。继思天柱荒废，文献不足，各卷又加附录。而山川纪要、南岳辨、人物小志、兵革记等卷，又有作者研究之心得。此为其它名山志所无，而为本书所特有。其中山川形胜，有互见之例。如天柱，飞来诸峰，既见于《山川纪要》，又见于《选胜集》。山川纪要，记其梗概。形胜选辑，录其精粹，并存互见，乃是锦上添花。

二、本志编纂体例以志山为主，故首列山川一类。然天柱山区范围甚广，东起舒、桐，北连英、霍，西抵宿松、黄梅，南至安庆以达于江，均属天柱山山脉。周围之广不下二千五百里。但以皖、潜二水为界，二水之内，系天柱山精华区，山川记载，较为详备。若二水之外，因距离本山稍远，除有显著胜迹者外，一概从略。即在天柱精华区之峰峦泉洞，亦只能举其大者。若凡岭

细流，无形胜可资游赏者，不在本书记载之列。

三、道书将中国名山排列次序，各予封号。天柱列为第十四洞天，谓之司元洞府，而司命真君居焉，则是道教捏造割据之说，意在以神道设教，附会方外封禅，不可信。但道教却是中国旅游事业之开山祖，其功亦不可没。佛教又谓中国有四大名山，文殊、普贤等各据一山，为一方化主，则是世俗见解更可笑。其实中国名山，岂止四数，以上所称，不过指其寺庙多，僧侣众，为国内所共知耳。天柱山在唐宋两代，亦为道佛两教演化最盛之区，禅师仙隐，代有其人。本书既不废弃其异行化迹，但亦不愿如清凉、普陀、茅山、龙虎山诸志，而将山川附庸于仙释之下。

四、天柱荒废已久，胜迹多已失传。山川纪载，又因前人所志，或失之简陋，或失之误讹。以致千百年来，无一系统而精确之文字，可资依据。本志所举峰泉名称，俱有来历。对前人记述，不但反复考校，辨其真伪。而又千岩万壑，一一亲历其境。所有记载，与前人间有不同。盖山史所以徵信，历史资料，如不经亲历密察，即漫然记录，不失之罔，即失之诬，非实事求是之义，窃为本志所不取。

五、天柱形胜，奇峰耸于云端，林泉荟于山麓。瑰奇秀丽，文字难详。自汉武封岳，宝志开山，仙迹胜境，千百年来，遗留甚多。所憾者，前人记载既语焉不详，后贤称述，又时多附会。更因山河变迁，营造毁灭，以致山中形胜，有多处即使遗民野老亦不详其所在。本志细究史乘，屡经考察，遍地搜求，详加辨正。然后山中之形胜，前志所不载，后人所不能道者，一一为之发掘而采入志书。记录既久，卷帙渐富。今又选其精华，萃于一篇，为《选胜集》。使爱山者可以按图索骥，随地取景，此又为本书所特有，而为其它名山志所无。

六、南岳封祀，自唐虞三代即有变迁。汉武帝于元封五年，登礼潜之天柱山，号曰南岳。自汉迄晋，历代封祀，皆在潜霍。至隋文帝，志在南疆，始诏定江南衡山为南岳，而废霍山为名山，从此南岳纠纷，愈来愈多。本书经过反复考辨之后，始知南岳纠纷症结所在，其中纠缠最久者，莫如衡山亦名霍山，是一山抑是二山之争。今断定在秦汉时，衡山有二，一、江南衡在湖南。二、江北衡在豫鄂皖之间，即大别山。当时所谓衡山一名霍山，即指大别、天柱二山。大别为古衡山，天柱一名霍山。大别山与天柱山连，不可分割，汉魏人皆认为是一山，故曰衡山一名霍山。《白虎通》、《风俗通》所谓南方衡，系指江北衡，并非指湖南之衡。所谓江南衡，方是指湖南衡山而言。郭璞注《尔雅》：“天柱谓之霍山，大山宫小山霍。”又《白虎通》：“霍之为言覆也，言太阳用事，覆养万物。”皆指天柱而非指江南衡甚明，故江北衡与霍山是一山。而江南衡与霍山，一在江南，一在江北，相距千里，本是二山，岂得混而为一。后儒不知江北衡与霍山是一山，江南衡与霍山是二山而非一山，遂为“衡山一曰霍山”一句所迷，千方百计为之疏解，疏解愈繁，纠纷愈甚。又因汉吴芮徙衡山国于长沙以后，时人附会之，将霍山一并南移，谓江南衡一名霍山，更是主客颠倒，先后错乱。本志将五岳封禅沿革，衡霍争论，汉武登礼天柱不在今霍山县境，以及潜、霍、皖、天柱皆一山之别名，而非四山诸疑难，一一为之辨正。读者览此一编，则南岳千古争论，亦可以了然于怀，而不致为前人异说所误。

七、天柱营造，据志书所载，始于汉武帝祭岳，建立五岳祠。从此宫殿亭台，代有兴建，至唐宋而大盛，道观相望，梵宇如林。宋徽宗时，真源一宫，即有三千六百余间。宋末以还，宫殿多毁于兵火，今所存者，仅有宫基殿石，荒烟蔓草而已。本书志天柱